



巴山夜雨原创文学作品

出版基金资助

山·月

上

陈海星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巴山夜雨原创文学作品

出版基金资助



陈海星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月 / 陈海星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229-05814-2

I. ①山…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0239 号

山·月

SHAN·YUE

陈海星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封面题字: 陈海星

责任编辑: 周显军 秦 琥

责任校对: 杨 婧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吴庆渝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川外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 092mm 1/16 印张: 49 字数: 850 千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5814-2

定价: 68.00 元(上、下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1

带着开县中心县委《五月暴动计划》回省委汇报的巡视员黎可能，走了一个多月仍杳无音信。蹲在大山水煤厂等待省委指示的开县中心县委书记司仲焦急万分。

好不容易又送走了一个日头，临江秘密交通站站长卓开立才送来了省委十万火急的密信。司仲接过密信，将药液涂在信笺的背面，一行小字便显现出来了：

司仲速来成都九思巷12号会蒋致君。

司仲边烧密信边想：“只字不提暴动计划，为什么要我速去成都？”

“信是章志的笔迹，难道是特委出了问题？”司仲想起上次去重庆汇报时，他曾经交代过：“紧急情况下中心县委可以直接向省委汇报工作……”

翻来覆去，司仲怎么也想不出个名堂来。考虑了很久，才对卓开立说：“情况有变，立即通知各区委暂停一切活动，等候指示。”

卓开立走后，司仲赶快同暴动大队长胡麻子，研究制定了《开县中心县委关于目前局势变化的紧急应对方案》。胡麻子看司仲实在太困了，就说：“你去躺一会儿，我去发通知。”

……

天刚麻麻亮，胡麻子来叫醒司仲，说：“三哥，卓记杂货铺的伙计武云寿来了！”

“快请他进来。”司仲从床上跃起。

武云寿脸青面黑地进来小声对司仲说：“昨晚，卓老板回家不久就被便衣队抓去了！”

“抓走了?!”司仲惊问,“抓到什么地方去了?”

“不知道,”武云寿回答说,“卓老板双手被反铐着,嘴也被堵上了,他又跳又叫我啥也没听清。只见他的头朝铁锁桥这边摆了几下,我猜出他是要我马上到这里来送信,等抓人的一走我就摸黑来了。”

司仲对武云寿交代了几句后,忙让胡麻子安排武到井下去隐蔽。

胡麻子匆匆赶回时,又带进来了尹老二,尹一进门就哭着对司仲说:“三哥,昨天黄昏龚校长就被成都来的便衣队抓走了。我见势不对才从后门逃出来的。”

尹老是随中心县委副书记龚志平,到宣汉县南坝场去建立秘密联络站,准备与红四方面军打通关系的。没想到刚建立起几天,龚志平就被抓了。

“你走了一天一夜,去休息一会儿吧。”司仲看着非常疲惫的尹老二说,“有事再叫你。”

尹老二刚去里间床上躺下,中心县委机关的通讯员李海生从义和场赶来了。他向司仲报告说:“昨天中午,中心县委委员梁五可被上面来的便衣抓到乡公所拷打了半天,没吐一个字!擦黑把他往县里押,过龙洞岩时五可扭住两个便衣跳岩身亡了!”

司仲的头要炸了!

站在一旁等着拿主意的李海生,禁不住眼泪直淌,巴望着司仲。司仲也想大哭一场,可一见李海生那样了,立即将眼泪咽到肚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想道:“昨天傍晚,龚志平被捕——中午是梁五可——晚上是卓开立?……天哪!难道是龚志平出卖了五可和开立吗?”

司仲走近李海生,问:“你暴露没有?”

李海生:“我是乡公所的杂役,他们不会怀疑我。”

司仲拿出五个大洋给李海生说:“那——你马上返回去,把五可的后事办了。”

“一副棺木两个铜板,办丧事用不了这么多钱!”

“剩下的交给杨九妹做生活费,她孤儿寡母的将来怎么办?”

李海生接过钱,迟疑了一下,转身走了。

司仲对胡麻子说:“你马上出发,去完成卓开立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工作:通知各区委,立即停止一切活动,由区委书记和各中队长将武器、弹药分开埋藏好,迅速就地隐蔽待令。再去叫司君同你今晚赶到谭天万家,我



在那里等你们，汪丁竹这里我来对他讲。”

胡麻子点头转身出去后，司仲进到里屋叫醒尹老二说：“你的关系在胡麻子那里，龚校长没掌握，所以你暂时还不会有什么危险。赶快去龚校长家，告诉潘大姐龚校长被捕的情况后，你立即赶到谭天万家去。”

尹老二一走，暴动大队矿工中队长汪丁竹拿着一套下煤井穿的窑衣进来了，他对司仲说：“三哥，就你一个人在这里呀？外面有点不对，炭坝那边突然来了十几个化装成挑煤工的小白脸。赶快换上这身窑衣，我送你从一号废井出去，抄小路上山！”

司仲向汪丁竹布置完隐蔽任务后，微笑着说：“没关系，他们来了我们就走，这叫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等我们打得赢时，再回来吃掉他们！”

“明白！”汪丁竹笑答。

2

五更时分，司君和胡麻子先后赶到了谭天万家里。由胡麻子担任警卫，剩下的三个中心县委委员开了一个紧急会。司仲通报了这两天发生的情况，最后决定说：“我走后，由天万代理书记，坚决执行隐蔽待命的方针，保存好革命的火种，不能让基层组织有一个党员暴露。二是埋藏好武器，那是我们的一点命根子！”

谭天万说：“龚志平如果叛变了，敌人为什么没有对我们下手呢？黎巡视员没有回音，章志写信叫你去成都会不会是个圈套？”

司君说：“是不是敌人故意先不动我们，让三哥去成都自投罗网，再将我们一网打尽？”

司仲心急火燎地说：“一定是特委出了问题，我们要争取在敌人向省委下手前，将消息报告给省委。当前，省委的安全比我们的生命还重要！”

“那你能——”谭天万欲言又止。

司仲急切地说：“照蒋介石这个腐败机构的办事效率估算，一周之内这些情况还报不到成都。我和胡麻子昼夜兼程，完全可以赶在他们的前面，让省委赢得时间及早采取措施，避免一场无法估计的损失！至于圈套嘛——”他严肃地说，“特委和省委的领导都是久经考验的革命家，我们都是基层领导，怎么能怀疑自己的上级呢？决不能用这种言行去影响我们的同志啊！”

“三哥，你——”谭天万真有点受不了，“能不能再等一下，万一上面再送来消息呢？”

“那就该你具体处理了。”司仲缓和了口气说，“对不起，我刚才急了，不该说那些话。”

“要不——”谭天万想了想说，“我替你去，家里这么重的担子我怎么担得起啊？”

“这不行。”司仲坚决地说，“一方面你完全能胜任，另一方面省委要见的是我呀，党的纪律能容许我往后退吗？”

“天万同志，我保证服从您的领导。”司君诚恳地说，“留下来的也不一定轻松。”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谭天万从身上拿出一张兑票交给司仲说：“带着吧。”说完又从抽屉里拿出一条钱带子，系在胡麻子腰上说：“这里是两百块大洋，在路上用。兑票在成、渝两地都可兑现。”

司仲看过兑票说：“天万，现洋已足够了，还要这么多钱干什么？”说完还给谭天万。

谭天万急了：“穷家富路！你这是特殊任务，多带点为上。一旦有了急用，你再刨急火苞谷来得及吗？”

司仲坚持说：“那也不能只用你一个人的钱哪！”

“那有什么？”谭天万推着司仲的手慢声细语地说，“为游击队买手枪，你卖田卖地，为什么就不让我也作点贡献？”

司仲默默地缩回手，将兑票放进内衣兜里，带着胡麻子奔上了去成都的路。



3

司仲和胡麻子走了三天三夜，第四天下午到成都住进旅馆，栽到床上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赶紧起来吃点东西，两人便按商量好的办法一起来到九思巷去看动静。

进了巷子口，司仲和胡麻子各走一边，司仲稍前，胡麻子靠后，两人始终照应着前行。到了4号门前，司仲掏出一个铜板给路边的一个小孩，指着12号对他说：“你去那里找蒋致君先生，看看他在家没有，如果没有，你出来时摆几下手各自走。”

小孩高兴地拿着铜板去了，一会儿出来，跑到4号门前东张西望，没有见到司仲，只摆了几下手就走了。

换了位置的司仲，移到12号门口的对面，躲在一边观察。小孩走了好大一阵子，未见可疑情况，才大胆地走到12号门口，问坐着纳鞋底的胖女人：“大姐，请问蒋致君先生在家吗？”

胖女人懒洋洋地仰头看了司仲一眼说：“当真今天有客人来哩！”然后又扎一针下去，右手拉完长长的线绳后才回答说：“蒋先生不在，走时说了，如有客人，请明天上午来。”说完，又纳起鞋底来。

司仲转身回了旅馆，刚在房里坐下胡麻子就进来了。

司仲笑着对胡麻子说：“我得去买一套西装，这个地方太以衣帽取人了，那个胖女人见我穿得孬，不爱理人。”

“哈！”胡麻子笑着说，“遭冷眼，舍得花钱了？我看见那胖女人对你爱搭不理的，就想到是嫌你土气。”

第二天，司仲换了身墨绿色的绸短装，戴一副金架子平光镜，配着一双黑亮的软底皮鞋，虽然不算阔绰倒也少了几分土气，他着实没舍得花上几十个大洋去买一套昂贵的西式夏装。因为走得急他未能回家去取钱，掂量着兜里的钱全是谭天万缴的党费。胡麻子也换上了谭天万给他准备

的一身灰色土布短装，扮成一个卖香烟的小贩，跟着司仲一起来到九思巷。

12号门前，有一个人在擦黄包车。

司仲示意后边的胡麻子注意后，便十分礼貌地走近擦车人问：“师傅，请问蒋致君先生住这里吗？”

“是！”擦车人也没正眼看人，边擦边答说。

“请您帮我看一看，他在家没有好吗？”

“好嘛，你等等。”擦车人爽快地应着就进院子去了。

一会儿，车夫出来未见问讯人，又不惊不诧地埋头擦车了。

闪到一旁的司仲，观察了好大一会儿，见12号门前没有什么异常，便回头暗示胡麻子，得到胡麻子的点头后，便又走近擦车人说：“对不起，师傅！我买烟去了。”说完递给车夫一支。车夫接过烟，淡淡地说：“没关系，蒋先生请你进去。”然后又继续擦车。

司仲转身用左手捋了一下头发，借机扫视了一下四周，慢慢地进了院门，胡麻子靠近擦车人，机警地监视着大门口。

司仲一进院，就有一个蓄着分头、穿一身浅蓝色绸子短衫的男子迎上来笑问：“先生，您是找蒋先生的吗？”

“是的。”

“里屋坐，里屋坐。”他伸出左手指着东厢房说，“他正好在家。”

司仲进了东厢房，那人向里喊着：“蒋先生，来客人了！”

接着，从里间走出一个约三十岁，蓄着小分头的男子，他抖了抖白色的绸大褂后，问司仲：“先生，是您找我吗？”

司仲见对方也是年轻人，便落落大方地站起来说：“想必您就是蒋致君先生？”

“正是，正是！请坐，请坐！”

“听口音，先生像是下川东人？”

“是的。”司仲微笑着点头说，“请问张先生的病好了没有？”

“好了一个多月了。”

这时，昨天纳鞋底那个胖女人送来两碗茶，放在茶几上就退出去了。

司仲揭开茶碗盖子，看后说：“你们这里的茉莉花很干贵吧，一碗茶里只放两朵？”

蒋致君说：“对不起，是胖大姐搞错了，这碗才是你的。”忙端起茶碗

与司仲的换过，再去拿暖瓶倒开水。

司仲揭开茶碗盖子一看，正好是四朵香味扑鼻的茉莉花，于是走过去轻声对蒋致君说：“致君同志，我想立即见章志同志！”

“喝了茶再去吧？”

“不渴，我们马上去——”

“那好，”蒋致君立即领着司仲走出院子，边走边对司仲说，“现在成都风声很紧，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源源不断地涌进川来。驻成都的146特别行动部队，就是专门对付我们的，这一点上，刘湘倒是与他很合作。你要特别小心啊！”

“下面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司仲说，“我们的工作怎么办？省委有没有新的安排？”

蒋致君微笑着答道：“对川东的情况，省委可能知道得不是很多，你去汇报了，领导会调整部署的吧。”

两人散步似的，边走边谈，来到了苦竹林街，又转身走到瀛环中学门口——

“不许动！”一下子上来七八个提着二十响匣子枪的彪形大汉，将司仲和蒋致君围起来。

“不要慌，司先生，让我来应付。”蒋致君小声对司仲说后，转身大声喊道，“你们凭什么抓人？”

司仲机警地一甩头，与跟在后面的胡麻子打了个对眼，胡麻子得到撤退的示意，赶紧钻进拥挤的人流。

便衣们不由分说，硬将司仲和蒋致君推进瀛环中学大门，关进禁闭室。

不大一会儿，蒋致君被几个便衣押走了。

这时，一个红鼻子大汉走过来问司仲：“你是哪里来的？你倒霉了吧！”

司仲瞥了他一眼，没有吱声，就靠墙闭目坐下了。

“你还保密呀？”红鼻子一个劲地说，“大不了也只是个小萝卜头，高级领导人都到人家那边当大官去了，你还蒙在鼓里哩！”

一个年轻人也走过来对司仲说：“好好想想吧，是谁出卖了你呀？我们几个也是被人出卖了才进来的。”说完，慢慢地走了。司仲斜眼看去，他裤腿上还留着鲜红的血迹。

“召民，他不算了吧，何必去逼问人家？”

“召民——”司仲脑子里嗡了一下：“莫不是川东特委委员沈召民？”司仲立刻又闭上了眼睛，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

不知何故，那个叫召民别逼问人家的年轻人，自己也走过来对司仲说：“我们都是年轻人，交个朋友吧。”司仲睁开眼睛看着来者，来者微笑着介绍说：“刚才过去那个叫沈召民，我叫柳仁厚——”

“是川东过来的吗？”司仲打断柳仁厚的话。

“是的。”柳仁厚小声回答说，“我俩都是川东特委的。”

“特委委员？”

“是的，现在这已不是什么秘密。章志那狗东西叛变，把我们骗到成都来作为他献给主子的见面礼！”

司仲一怔，心想：“川东特委完了！”

“啊！——”柳仁厚忽然抓住司仲的手若有所思地问，“听口音，你一定是开县的司仲了？”

“是的。”司仲歉意地说，“我对二位真是早闻其名未见其人！没想到我们会在这个地点见面！”

沈召民见柳仁厚和司仲一见如故，又走过来。柳仁厚拉过沈召民指着司仲说：“他就是开县中心县委的新任书记！”

“司仲！”沈召民也弯下腰来坐在司仲对面，小声问，“老张没跟你一路吧？”

“他早已离开了我们那里。”

“那好，那好！只要有一个漏网之鱼就好！”沈、柳异口同声地说。

“我被章志利用，成了他的笼中鸟！”司仲气愤地说。

“别难过，别难过！”沈召民说，“这次是从上往下一网打尽的，防不胜防，没办法。”

“你可能还不知道，”柳仁厚对司仲说，“首先是省委组织部长汝平在牛市口被捕叛变，他供出了省委书记牛克前和章志。牛、章被捕后也都叛变了。他们三人都当上了146别动队的校级军官，穿上那身黄狗皮审问过我们了。”

“啊！又是别动队？”

“是的。”

“大家快来看哪！”红鼻子指着窗外戴上校肩牌的人大声骂道，“那就



是狗日的叛徒汝平！”司、沈、柳三人一齐站起来，看到所有的牢房窗户上都射出了愤怒的眼光。

汝平见状，飞快地溜走了。

“司仲！出来过堂！”门口站着两名荷枪实弹的便衣高声大叫。

司仲转身与沈、柳点头后，迈步出去了。

4

汝平上校见司仲进到审讯室，笑容可掬地站起来，指着一把木椅说：“请坐，请坐。”

司仲毫不客气地坐下，昂首迎天。

“你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汝平三十多岁，操湖北口音问司仲。

“川东开县，司仲！”

“啊——，果然一表人才！”上校暗自赞叹的同时，意识到要征服此人，恐怕很难呀，于是佯装笑意说，“研究你的任职时，章志介绍得很详细，大家都羡慕你年轻有为，今日得见，真乃雄姿英发！”

“要想得到什么，快说！把我骗来，让我误入罗网算什么本事？”

“不是，不是！”上校认真地说，“是派蒋致君请你到这里来的。”

司仲一听，心想：“省委这一窝拉子都叛变了！那么，卓开立、梁五可、龚志平的被捕不言而喻也是这帮叛徒的一揽子计划了？”

“司仲同志，老张为什么没跟你一起来？”

“他去完成党的另一项任务去了。”

“黎可能呢？”

“他不是早回成都了吗？”

上校本欲发怒，又强忍着说道：“我是个很爱才的人，希望你能很好地合作，当局很想重用你哟！”

司仲故意问道：“你就是那个组织部长汝平吗？”



“是的，是的。”上校很谦逊地笑着说，“如果你愿与当局合作，马上办个手续，就委任你为中校副队长，仍和章志同志一起干，他正你副，又一起合作共事。他很欣赏你的才干，多次向别动队刘司令推荐你。”

司仲反唇相讥：“我们还是同志吗？”

“这——”汝平正色道，“不要那么桀骜不驯嘛，这有什么不好？特殊月饷五百个大洋，这个数在成都完全可以买十石肥田沃土啊！”他走近一点小声说：“额外的收入嘛，你是聪明人，那是谁也说不准的一个数啊！”

汝平见司仲没有吱声，更进一步地说：“你看人家章志多聪明，经我一拨就转过来了。现在是策反专员兼别动队行动大队一中队队长，才几个月时间，就买了一幢漂亮的小别墅。而且——”他故意停止，以为对方会盘问。

司仲却笑而不答。

汝平斜了一眼司仲，转眼望着窗外深含醋意地说：“而且，听说牛克前大队长已有意将他的小姨子沈秋韵那朵鲜花许给他哩！不但官运亨通，而且情场——”汝平没有把“得意”二字说出来，因为他正在与章志进行着这场较量，心想：“争夺沈秋韵的角逐还未见分晓，为什么要说是他得意呢？”

“沈秋韵！”——这个名字在司仲心里一震，几乎使他失态。一阵自我安慰又使他很快冷静下来：“成都这么大，同名同姓的不多的是吗，未必就是她。”于是，仍以无声对有声。

汝平有些急了，加强攻势说：“马克思幻想的那个共产主义、世界大同，你不觉得是一场太遥远的梦吗？英特纳雄奈尔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列宁不是已在俄国取得了成功吗？”司仲轻轻地顶了他一句。

“那是资本主义的俄国，我们面对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汝平没有生气，苦口婆心地说。

“现实的中国，不是早已有了无产阶级，而它不是正领导着中国劳苦大众，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吗？”司仲理直气壮地回答。

汝平狠狠地瞪了司仲一眼：“你中毒太深太深，共产主义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

“不是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司仲微笑着说，“而是有人为了一碗红豆汤就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



汝平不敢正视司仲，回到审讯桌后坐下，手指不断地叩着桌面，发出“咚！咚！咚！”的响声。

半天，汝平血红的脸才转白，仍耐心地对司仲说：“老弟，我这里不是理论研讨室，何况那些高调也不是你我唱出头的。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那样热火朝天，也是一时的气候嘛！现在不照样被消灭在雪山草地之中了吗？”他越说声调越低，近乎哽咽了。

“你造谣！无耻——”司仲被激怒了，但想起红四方面军为什么会丢掉川陕苏区呢，一年前不也是那么红火吗，于是咽下原以为很有力的辩词，愤愤地看着汝平，沉默以待。

汝平将升到嗓子眼的怒火，强压了下去。他不想第一次提审就搞得太僵，什么也问不出来。但他又急于从司仲口中得到开县中心县委，下属各县的地下党、少共、农会和游击队的全部情况，以及省委巡视员黎可能两个月前从开县中心县委带走的那份开县中心县委打通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红色通道的《五月暴动计划》。这份计划刘司令催得很紧，大队长牛克前为此被骂了好几回，汝平想：“要是我得到了它，哼！你牛克前那个正位就该让给我了。还有那时时威胁着自己的章志，也将被甩得远远的！”

于此，汝平反倒笑着对司仲说：“大家都有些累了吧？我给你安排个舒适的地方，好好休息休息。蒋致君告诉我说你三天三夜走了千多里路，真是飞毛腿啊！应该休息，应该休息！”说完又朝司仲点了点头站起来走了。

带着别动队坐镇开县的章志，只抓到了开县中心县委副书记龚志平和委员梁可五，并没兑现他走时向刘司令夸口的诺言把五个县委委员一网打尽。更使他心烦意乱的是，不但在龚志平和梁可五身上未得到一点关于《五月暴动计划》的情报，还丢了一个活口赔上了两个别动队员，感到几头不好交代。他十分害怕司仲手下那一支训练有素有五百多人枪的游击队，深知别动队一旦被他们咬住，靠县里那些一触即溃的警察去救援是毫无指望的。便赶紧把派下乡去胡乱抓人的二三十个别动队员，收缩到城里来。

“再不能出乱子了——，可老待在城里也不是个办法呀！”想破脑壳的章志，此时是进亦忧退亦忧。

坐在窗前难以入眠的章志，望着冷月，焦急地自问：“怎么还没有司仲

的消息呢？”他现在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计骗司仲的身上了。

章志知道，卸任的中心县委书记葛爱林，有个赴新任前要到省委去看老朋友的习惯，想到这次计骗成功必是“一箭双雕”了，又高兴得不能自己……

“章队长，密电！”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别动队员送来一份电报。

章志启开密电一看，是大队长牛克前发来的。看完后，他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下令：“马上集合，连夜兼程，赶回成都！”

5



大队长办公室里，上校大队长牛克前，上校副大队长汝平，中校策反专员兼一中队长章志正在开紧急会议。

牛克前说：“康泽主任要求我们在本月内查清开县中心县委的问题，特别是要搞到那个暴动计划。”

汝平说：“对司仲的期望不能过高，不过——我将竭尽全力按期突破。葛爱林和黎可能仍无音讯，我看章专员就顺藤摸瓜，加紧自贡和川南那个方面的查找吧？”

章志一听七窍生烟，正想发作被牛克前的眼神制住了。

牛克前慢条斯理地说：“刘司令为执行康主任的指示，刚才召集我们开了个会，对我大队的行动作了部署。他讲，最近的事情很多，川西北的事，委员长都在亲自过问。因此，叫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川东、川南。汝大队副呢，重点仍是抓川南。章专员就集中精力管川东，还是着重放在开县。”

章志这才松了一口气说：“是。我一直把重点放在司仲身上的，根据最近掌握的情况马上会有一个新的突破的。”

牛克前看了看满脸不高兴的汝平后，站起来严肃地说：“按照分工，互相配合，速速办理！”完后就走了。

章志没想到这个会这么简单地结束。他急忙回到小别墅,换了一套便装后就打电话通知瀛环中学禁闭室,将司仲送到悔过室,接着出去了。

押送司仲的美吉普,穿街过巷,颠来簸去的,弄得司仲几乎吐了。

坐在吉普车里的青衣别动队员,打了个哈欠问司仲:“司先生,你在共产党里当的什么官?”

蓝衣别动队员抢着说:“肯定是大官呗!要不一来就进悔过室优待!”

青衣队员连声点头说:“那是,那是,想当初牛大队长、汝大队副、章专员,哪个不是一来就进悔过室,出来就是我们这边的大官了?”

司仲两眼盯着前方,努力辨认着行车路线,没有答话。

蓝衣队员说:“我看司先生比他们年轻,共产党里的大官都是喝过大学墨水的,像他这样的,要人有人,要才有才,将来官不在他们之下。”

“我们共产党人,一不为官二不为钱!”司仲不屑一顾地说。

“那为什么,”青衣队员不解地问,“真的不食人间烟火?”

“我们只讲做人!”司仲耐心地说,“做一个一心一意为一老百姓翻身求解放的人。”

“咳!”两个便衣相视一笑。

蓝衣说:“普天之下,古今中外的官,哪个不是说为民为民。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在说爱民如子哩!可除了包公,哪里还有第二个爱民而不爱钱的官?”

青衣说:“权与钱,命相连,当官能掌权,掌权就有钱。有钱能通神,无钱的神都不灵!”

蓝衣哈哈一笑说:“司先生,你们读书人还不懂得这个道理?”

“你不信是不是?”青衣见司仲不答,接着说,“我就不信你司先生能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个道理翻过来。”

“那不是——”司机也不甘寂寞地接上话茬说,“只有当官的才能捞到大钱,现在有些年轻的读书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读书不求官,成天喊什么共产,共产!要是都共了产,那还有什么搞头?”

“那还不是马列斯的歪书教坏了的?”蓝衣说。

“不是马列斯,”司仲纠正说,“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他们三个人都是共产党的领袖,他们写的书,都是教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求解放的真理。没有一点是歪的,全是正正经经的大道理。”

“你赤化得太深了!”青衣很不高兴地说。

蓝衣挤眉弄眼:“总——深不过染缸!前几个,哪个不是这样红的进去黑的出来?”

“瞎说!”青衣制止说,“那是染——”

“什么瞎说?”蓝衣不服地说,“未必是染红不成?”

“是黑,是黑!”青衣脸红脖子粗地跟着说。

四个人一齐笑了。

司机止住笑说:“不管是红是黑,要过得了金钱、美女、生死三大关,才算是真正的英雄好汉!可惜,这样的人我还没见过。”

“咳!还真巧。”蓝衣说,“前三个也都是我们三人送进去的,过了三关的一个也没有。”

青衣也点点头说:“照说牛大队长开初也还算硬气,金钱、美女关都过了,没成想生死关过不了,上了刑场骨头就软了啊!”

蓝衣附和着:“听说他家是广州的大富,自是不爱钱了。那如花似玉的沈夫人,也是成都的大户,在顺成街开着三十几家绸缎铺。他俩又是自由恋爱,在广州的大学里同学结婚,感情特好,能过金钱、美女关也在情理之中了。”他咽了口水继续说,“说到一死,他怎么能情愿呢?换了我,也不会去呀!好死不如赖活嘛,你们说是不是?”

“那是,那是。”司机和青衣异口同声,“何苦来?去为共产党送死?”

“一个‘死’字,没有成人之美!”司机接着说,“所以说,牛大队长还不能算个英雄。”

“这,你就不懂了。”青衣装腔作势地说,“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看他一个改俏货,摇身一变,过来就是上校,离将军只差一步啊!”他慨叹,“伙计,你我这些跟着蒋委员长剿共,从江西杀到四川,还不是一杠一颗花扛到现在,比人家差上十万八千里哟!”

“真正的英雄豪杰么——”司仲赞叹道,“是那些在抗日前线与日本鬼子拼杀的民族先锋!”

“抗日先锋?”蓝、青两人同声惊问。

“是呀,”司仲看了他们一眼说,“听二位口音像是东北人,难道就没有国破家亡之痛吗?”

蓝、青二人默不作声了。

“蒋委员长不是说攘外必先安内吗?”司机接下说,“他不怕当亡国之

